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八

華池 王延閣若士

選

武塘 胡介彥遠

周在浚雪客

鈔

豫儀

周在梁園客

丁雄飛

齒生江浦人家秣陵蘭書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丘龍潭。

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為胚胎。香為脂髓。當是玉卮飛瓊輩。偶離玉界為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瑟聲。姪燻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

茵生文心
正自如是

晴則浩魄
當空幾船

簫鼓陰則
輕雲閣雨
數株烟柳
秦淮正自
可夢

耳。艷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于北征詩。見鶯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為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握衣問奇。紙幃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己之感。已勒蘭譜。讀卧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音。詹詹蝶語。祇可向香藥叢中。與百花問荅耳。見足下當噤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茵生于此
處正自不
凡

造物念我輩一歲花
花草草裝點到底不似富貴人
家庭客始勤終息

與張行秘

煮水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界人斷不謂歲殘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干塔坐徙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藕花蘭藥淡茗香醪湘簟綉枕擁小姬清言雅謔是為上策弟近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瑋

伯玉泰和人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居家一無所為然後世或以懶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懋老

居家大都無所為惟飽食青山卧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秫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撞

謂孟陽也

伯玉每一
啼管輅如
美女倦繡
卷艷憐人

折牙以息機用蕪而復上何爲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于道初不相妨辟如山
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
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
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悶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
吐華萼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
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枉智思倚撫糞壤間真淺
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
花祇陪徽州賈子呷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
笨娼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
嘆惋。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卧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
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
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况有閒工夫爲俗

近見一妓
與客書青
樓姓字愧
在盧前鴛
帳姻盟乃
與噲伍乃
知長鬚廣
腹兒便多
受用

人怡悅地。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于懷。今日開牕。見岼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即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興勞慮。無益耳。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家人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聞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為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為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置睫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剗缺之光。一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己去數人。長沙岑禪。

一停三載
亦太高興

山水間別
有靜會

此棒太狠

尺牘新錄 卷之八 五
師摩亾僧頂曰此僧却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寨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寘視此海鷗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于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滯生啖增恚當剗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為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真學道人
語真讀書
人語

與聞子將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爾樂之後有富翁為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懌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上元夫人
言月規較
古少減乃
知衆生福
業不能復
增

宗玉爲昭
度先生令
子有文名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襪
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
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
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
茶細酒。纔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面生。不納入此中。
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

爲之噴飯

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爲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
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
乃爲已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真實。善畜馬者。
初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繫其銜勒。不容親水草。旬餘
浮臆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爲

落筆便入
晉魏之室

之困。作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臆未盡耳。

林增志 任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瞽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張可度

蜀後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

與周櫟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

文寺墓木已拱。蜀後客死泉南。賴黃鷗湄先生返其喪。近屬篋內子復沒。勿論文寺遺集散失。不存並屬。後著作亦不可復問。再披此書。令人深慚。地下文寺別字紫淀。

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為映。如寇平仲之于魏仲先。張德遠之于蘇雲卿。是已。近代宋鷲池徐文長。陳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黼黻之。拾爨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于天。嚴親見先生蒐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淀者。學雖未至于大家。守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

文寺真不愧此語

八
卷之八
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備一音止耳。而紫淀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挖賢聖者。有憑吊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意。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居里閭。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耀于光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其扶持風雅。有如此者。嚴不揣以紫淀之敝帚。妄欲先生剗之。借明公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留此一段佳話。傳之

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于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玄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台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爲君子。則長安中有龔孝升。趙洞門。陳潁水。郭卧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收拾文寺遺集。責在瑤星。刻布之任。則在諸君子。

古人造語
字字香氣
不似今人
搬前移後
東借西移

近世董玄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
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
輿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
骨憂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
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為然否

涂伯昌

子期南昌人
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嚥之一吐于地而復拾取則必

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瀋咀嚼其中
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幼晉

偶有所作反覆耽玩樂而忘疲自慙為諸生日久傷
心往事擲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娑宛轉又復不
忍昔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
奕者溺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
骨傷不忍棄去予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

貫之江陰人
得月樓存餘

事到可傳
皆具癖人
非有品不
能貧劉簡
齋句也
容奕容非
具此奇癖
安能入我
輩筆墨中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備窺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時文貞公被逮

肯方便天下者回少肯方便自己者尋一個來

贊之博綜多著述輯其大父太學翁戒菴漫筆與同邑諸君雜著顏曰藏說小萃極有可採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亦所以為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于是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今弟信西溪而致東。敢塵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于世必矣。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尊刻如優曇。光燁照徹大千。凡暗室冥坐。各與以一。枝燈。喝路喘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 惕龍嘉善人
幾亭合集

與友

予常言過于信人者尊其說益自廢矣過于信己者激于人愈自堅矣故善讀古人書始免二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攙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于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

者之病

不服善者尤賴讀書

與胡剛中

幸為男子貴而科第柰何不辦第一流事以配之顧令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彙旃儀部

造語妙却是正論子孫不肖他人極力文之何益
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于他人多文弟曾于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于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墓而已。

復錢仲馭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侪已幾于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于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畧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塞菴閣老

弟分闈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尚存時。或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

除
矜根即名
以至死難

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
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夔夔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即甚為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
事乃為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
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于已雖害人亦將為
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
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
慘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

自了漢究
見到害人
地位以其
與人隔久
矣

忍忽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
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
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
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
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為善何敢陷人
于惡

確論使人
悚然

陸 培 鯤庭仁和人
旃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肫之毒。軀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驕傑。飽厲欲死。方言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析而為飲。擊其腹。猶若若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効人疾痛哉。退之為祭鱷之文。鱷隨徙去。儒者尊獎絕甚。號曰至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驅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窺

想昇筆矯

岐伯方覽神農草。不若登資翰墨膏。沐詩書為得寡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鱸鱖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凝峙若山。失水者誤。泊其背。峰巒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卧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驥武

龍舒方密之。優于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

此集中有以經者似史者此可當一子尺牘中有此奇觀

直之天才
橫溢不讓
密之力矯
健能騰身
屋上履如
平地吾黨
推為兼才
中道天折
同人惜之

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直之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為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聞密之斷決。寸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金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鐘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亾國。又曷貴焉。

洪吉臣

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為慈悲父。為清涼月。為返魂香。為阿伽佗藥。為廣廈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為法王子。為醫王孫。為真法乳。生為真法供養。為真光明。幢普渡船。此即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

澂

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諸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檢一

靜夫深心
讀書之士
造語自別

年○中○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
歸○我○黃○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 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為○重○且○難○功○至○百○姓○為○輕○且○
易○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
古○聖○賢○設○法○教○人○如○晬○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
今○使○夫○人○偶○然○朶○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寃○識○游○魂○
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劔○林○焰○鑪○沸○鑊○之○追○其○後○心○常○

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
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
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
于○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
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 相宸 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蕉○鹿○怵○怵○方○為○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
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

危語悚人

尺牘新鈔 卷之八
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

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為。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于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于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

一篇設喻
字字警確
規撫七子
倚為高會
者視此廢
然返矣

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為。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舉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縮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為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為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為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為傑出。浣讀華萃集六卷。高雄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川。喻縮日月之勢。其于近世各流。畧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

議論既確
而行文亦
洋洋灑灑
必盡其致
而後已

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為妄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為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為淮陰鄼侯。抗車曹參之前。而何有于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鑣 珍留虎林人
炙輠集

珍留集中
皆洋洋大
篇尺牘僅
此一首鐫
之以見一
斑

荅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
諭文采之說。援指水木。纍纍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
旨。徒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
如莊周。玄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
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縟采利言。而綺
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尚摘史班之外。濫傅玄猶譏後
漢之浮煩。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尚指陳而
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晉叔得元
入雜劇三
百餘種于
麻城錦衣
劉延伯家
與湯海若
去取得百
種行世元
人遺音賴
此不絕晉
叔故是韻
人尺牘多
有可傳以
其年次少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真以鱗羽之艱。抑爲
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
林下風。詩興勝情。亮當不減疇曩。弟兒女婚嫁。併在
旦夕。恐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尚平。將如五岳。何不佞
于文章家。本懵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
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
未能斷絕。姑且雞肋于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顧自通

前故不能
備錄

籍以來忽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卽有小
小篇什。亦無當一斑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
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
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貺。
不可爲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于明公哉。別來載離
寒暑。每一望旌旄。榮戟。嚙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
注仰。而禮數隔絕。音徽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願

寸鐵皎然。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
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
立稿耳。敬屬豎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柬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
而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
皆草竊之餘也。昨夕夢爲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
遺一字。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噓。此研

在他人為上駟。若出自君侯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蹇。足門下尚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為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為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間之。從古未有不為真人而為名

詩論卓卓

鶴上之氣
直逼晉人

臣者。比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咸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贖也。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龍湫殘夢

荅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惡。知識而所奉之為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于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

氣欲吞雲

夢

遠峰一抹
正足人思

手眼動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回事而相見法亦只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不妨興盡或交臂嘿嘿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荅心燈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諤諤易口上之諾諾可乎裕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

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為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為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蚤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傳

近金聖歎
一派早已
自先生開
之

醒語快論

此段就其所謂自己者而辨之

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開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蔣。門。神。在。原。去。也。况。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荅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

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却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却專要做擬程饒你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真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楊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玄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

伯顛涇陽人家維揚艾陵文集

結處不作收拾都如快馬奔騰全無空濶

說破綳曳
名士病根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
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
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
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
目而為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為難其在已之所難
而可得自勉者一日公一日明一日才三百年以來

善友盛此
公謂當于
黃昏欲黑
時讀史與
他大家一
場模糊也
觀此則其
言非矯

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
狗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
朝夕與處之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
能當況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百年以前君公將相
積累繁多更僕不能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
以一人之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
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
之難也邪正是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為之辭若舉而
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

盡旁通粲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
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
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
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
已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爲也古者史臣奉勅
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間遇闕亾下詔購求輒踰年
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臧
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他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草
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備但
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畧遺失爲
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紙筆
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羣聚講求然
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
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
中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
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

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

咸仲通州人
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
心者。卽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
以一日可以百年。蓋空則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
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
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
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

人人如是
登三歲五
矣

此為平心
之論

曰某言之不合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
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已見之所至。而於以質
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
秋。向主公羊歆。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
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
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
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君
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
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

此亦一題
或亦一題
明局竟矣

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况其凡乎一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爲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聞問也語不盡於赫襖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鋒共逗水乳爲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頹汗涔涔若雨也里有放婦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

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冊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爲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弟學術媿淺率爾應酬既非中弘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媿汗欲死且當數倍子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

村留當作
付留自付
而留其醜
耳古之寓
言也

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村留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村留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真面目畢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效村留之智。而究竟自匿其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

力轉難。站定脚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卽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嫗。頽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誦箴。娓娓無忌。彼妹者。子其能不實厭。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放廢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酬眠食。日與丹鉛蠹魚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海

內鉅公一語青黃溝斷亦茂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人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閨羞與爲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曰吾向者宛宛嬰嬰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

增

子能吳縣人
九語堂集

與申勗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

善喻

如烏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曾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敗落者矣然余于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土重遷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幡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于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竟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坐而有之之爲當也

又

吾友方爾
止欲合子
美樂天而
一之則尤
難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
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
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便于馳
騁于是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
樂天桃李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
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揚帆于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
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于石尤廣大化主拯救
不得奈何今之假口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
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

難于如其詩而難于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
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
幾矣

又

人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
小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
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事
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芳 菊人句容藉家江寧

與黃俞邵

菊人欲引
齒生于清
微淵博齒
生已謝世
矣悲夫使
天假齒生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勒為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訂訛。俾端臨夾漈長睿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也。非俞老其孰能之。齒生向未披衿。固已通。夢心太平菴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迨日。研月濡歸極清微。則又抽玉匱之隱。鱗瀝金壺之奧。曠淵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詒俗士耶。伯璣愛棗館。

以年共造
就應不止
于是

集真似其先伯玉風流東南如此兩容。何向來皆未之遇也。

菊人可稱
一往情深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書求易得名士。壽難延。此弟近日悲因菴句也。吞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捧檄不前。卧病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旨。洗滌聲利之想。至玄亭蕭遠。攤書永日。此真叔度名裔。豈復躡躡塵囂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殘

微疲黎福邑。短東難旋。雖游蟻自娛。舖肝博譽。竟復何味。寧如登江夏之故第。刻燭讐書。分籌聯韻。萬石三台之貴。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昉。今古歸然。久而愈烈。果疇榮而疇賤也。錢牧翁舊朝遺容。賴有選詩。俾煨燼復光。今此翁尚存。寧無續編。如石齋念臺。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為谷音乎。初學菴集。聞已刻傳矣。盟翁能為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微僻邑。飲食藥餌。了無可應。矧見聞之廣。引領著述。有如饑渴。

菊人真以山水文籍為性命者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歆蒸。何移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溫雅麗密。不忍釋手。詩品在次。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此。益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于此道。為花鬢所縛。幾入魔波。旬得執友如何。大心王藩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家。廿年中。摩抄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剡園長慶諸家。以為學杜不當類其聲態。鼻兀處。正

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啣唔制舉。未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憂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尚可與言。其餘涉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空未淨。覲顏餉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人風神韞藉所在。真我師也。常目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難之文。弟反覆讀之。誠如來教。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于此老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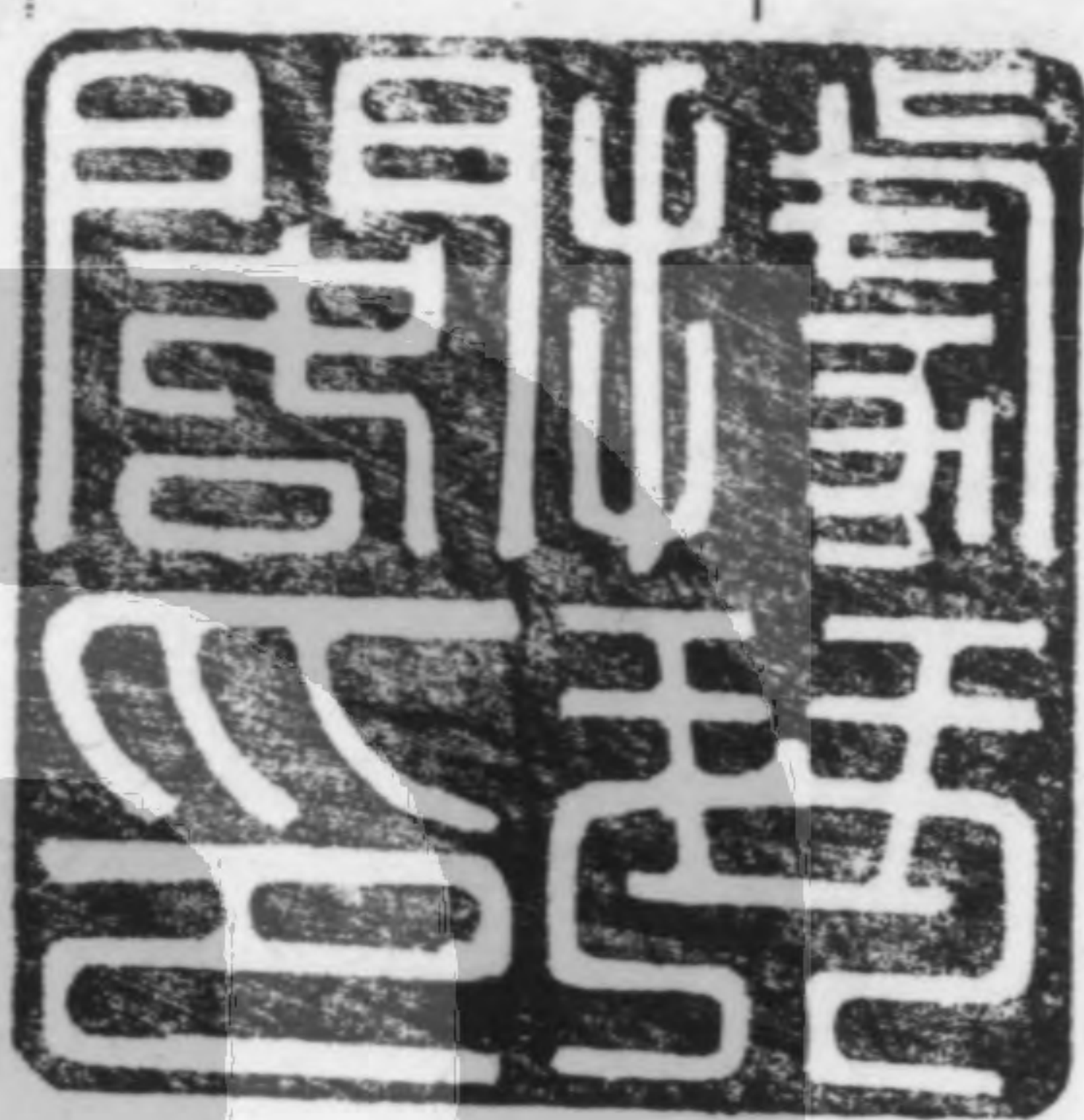
與陳伯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卽起承轉合之法。亦卽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闡釋。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邨學窳。全氣信聲塗。磨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于菟苑。爲人大槩。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評輯諸說家。大有快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尚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菊人亦聖
歎知已惜
此札聖歎
不及見矣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時中庖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勤苦。享福。懼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八終

程